

於現代的中國，也無「本行」的好感。至于中國受了國際間的困迫或誤解的時候，要靠他們仗義護持，發為正論，

獨立評論

文选

謝沫編

新嘉拉內等都走同一的路線，專心於史實的研究而不做

新嘉拉內等都走同一的路線，專心於史實的研究而不做

的，
在西洋把中國問題通俗解說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而我們並不希望每個漢學家都替我們傳教，更不希望他
就說衛先生不是一位受過嚴格訓練的漢學家。又如德國祈
爾 (Kiel) 大學的亞可布教授對於中國文明也常常讚頌（
陳銓先生曾在史地周刊七九期裏介紹過他），然他的本行
是亞拉伯學，不以漢學著稱。此外如柏林大學現已休致的
法朗克教授，對中國也常懷善意；從前美國耶魯大學副教
授維廉先生，諱名 Oriental Bill 的，也有親暱的近似。在
晚一輩的西洋漢學家中，此等人已是不可多得了。

爲了尊重客觀的科學態度的緣故，我們也並不盼望，
並不應該盼望人家對我們的偏袒護持。現代西洋漢學宗師
所宗的巴黎學派和瑞典學派，都是比較地客觀而淡漠的，
我們並不因此而感覺不滿或失望。譬如高本漢說中國文字
的篆籀和它歐化（字母化）的困難，是文明進步的一重
障礙，我們並不因此而覺得忿恨；他說日本文字糟糕得多

衛禮賢先生一流人的好意，我們自然是友相當的感
的，在西洋把中國問題通俗解說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而我們並不希望每個漢學家都替我們傳教，更不希望他
勉強強裝模作樣的崇拜中國文明。

因研究而得到同情，這……。如英國的賓仰 (Bin-

nyon) 衛萊 (Waley) 近來在中國繪畫的好處，

且以爲在技術和神思方面上，西洋畫家採取的地方
這種態度，原是西洋近代文

一個暗示。他們的意思是希望中國畫家舍其固有的技術
勤英國畫家舍其固有的技術

的馬古勃 (Margoulie) 酷好中國的詩賦古文，懂得搖頭
腦，然而他並不勸法國人都來幹這玩藝，同行的人也在
中取笑他的「嗜痂之癖」，他現在已「棄儒就商」，不
曉得文了！

我想要說的只是：現在西洋最爲出色當行的漢學家
都潛心於客觀的研究而並不表示主觀的崇拜，又不參與
的宣傳。

獨立評論

文
选

谢泳
编



●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独立评论文选/谢泳编. —福州: 福建教育

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334-5946-8

I. ①独… II. ①谢…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588 号

独立评论文选

谢泳 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 fep. com. 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大兴黄村镇三间房村委会北 500 米 邮编: 102600)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5

字 数 554 千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5946-8

定 价 6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部 (电话: 010-62024258) 联系调换。

序

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十好几年前的事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学术界开始重新追寻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传统，我当时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我的思路后来常为人提起，这就是一个人、一本周刊和一所大学。因为储安平年纪稍轻而《观察》周刊又相对容易见到，所以我追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倒过来的，由储安平开始，再到胡适那里。当我做完这个工作时，有个出版商感觉这个思路可能还有开掘的余地，让我帮助他设计了这样一个计划，同时出版五个杂志的文章汇编和研究著作。这五家杂志是：《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和《观察》周刊。五本研究著作分别是《〈努力〉努力》、《现代方向》、《〈新月〉升起》、《独立精神》和《观察观察》。我把作者都想好了，他们是程巢父、韩石山、智效民、傅国涌和我自己，可惜这个计划后来没有了下文。

德良兄早年在厦门经营思无邪书店的时候，注意过我的研究取向。他对读书界的情况极熟，去年忽然想到让我来编辑一本《独立评论》的文章精选，我虽然热情已大不如前，但还是答应了下来，就是现在读者看到的本书。

《独立评论》的情况，目前已用不着多言，关于它的研究工作，这些年已有了丰硕的成果，而杂志本身，当年湖南岳麓书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同时影印了前面提到的四种杂志，《新月》更早的时候由上海书店影印过了。有这五种杂志的影印本，我们再来做选编工作就相对容易了。

胡适编《独立评论》的宗旨是：“我们叫这个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

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如果想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做深入研究，我希望读者最好能保存一套前面提到的几种杂志。再好的选本，也不如原刊完整和系统，当然，对一般读者来说，有一种选本出现，也不是坏事。

我的编辑思路是：极为常见的文章，再重要也放弃，比如胡适的文章，因为容易见到，编书的时候是考虑设法少选和不选；而多选那些文章本身有价值而不为人注意者，如张佛泉、吴景超、董时进、陈之迈等。所选文章是历史文献，但文章一定要能体现当下情怀，也就是说，这些旧文章要能读出新感觉来。

编者

2012年6月11日于厦门

编辑例言：

一、《独立评论》为中国现代政论杂志，周刊，胡适主编，主要编辑人有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创刊，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终刊，共出二百四十三期。发刊词谓，“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所见，用负责的言论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是即“独立”之所赖欤。

二、本书所选文章，概而言之，约有政治宪政、大学教育、民生调查、时事大事等数端，均以时序排列，未为版块的划分。

三、所据底本为岳麓书社 1999 年 11 月影印十卷本，除明显手民误植偶有改正，个别之处酌减修改数字外，完全依照原刊。经逐字校订，该书文章可说忠实呈现了原刊原貌，此点敬请读者诸君放心可也。

四、各篇之末均注年月日，有两种情形：原刊标有时间者仍之，文章写作时间与发表时间，不尽符合；原刊未作标注者，即以当期发表时间缀于篇末。

五、历史是连续的，不知以往何能察今。读者诸君在本书中除获得必要的智识外，又能引起对于当今的思考，是所至祷焉。

目 录

宪政问题	胡 适	/ 001
庚款与教育（通信）	叔 永	/ 005
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	叔 永	/ 008
中国现在要有政府	孟 真	/ 012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胡 适	/ 016
结束训政的时间问题	叔 永	/ 020
再论党化教育	叔 永	/ 024
教育崩溃之原因	孟 真	/ 028
论学潮	臧 晖	/ 033
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孟 真	/ 037
论士大夫	孟 森	/ 041
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孟 真	/ 045
改革高等教育的讨论	吴世昌	/ 050
南行杂记	毛子水	/ 055
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	叔 永	/ 059
中国教育危机的分析	何思源	/ 063
陈独秀案	傅斯年	/ 066
如何救济农民	董时进	/ 072
乡居杂记（一）	董时进	/ 075
乡居杂记（二）	董时进	/ 080
乡居杂记（三）	董时进	/ 085

人才与政治	衡 哲	/ 091
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蒋廷黻	/ 094
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科学	燕 客	/ 098
谈“中国社会科学的前途”	何淬廉	/ 103
假如我是蒋介石	丁文江	/ 106
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	丁文江	/ 111
权利是什么（一）	胡道维	/ 118
权利是什么（二）	胡道维	/ 123
权利是什么（三）	胡道维	/ 128
中国的废话阶级	董时进	/ 133
乡下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董时进	/ 136
“宪”与“宪法”	胡道维	/ 139
知识阶级与政治	蒋廷黻	/ 144
丁玲女士被捕	沈从文	/ 149
论复兴农村	董时进	/ 152
政治领袖的私心	君 衡	/ 156
智识份子下乡难	吴景超	/ 160
中国的杂志界	毕树棠	/ 164
蜀游杂感	胡先骕	/ 170
蜀游杂感（续）	胡先骕	/ 175
帝国主义与常识	蒋廷黻	/ 182
商人参政与国家经济	守 愚	/ 187
革命与专制	蒋廷黻	/ 193
建国与专制	胡 适	/ 198
中国历史上的集权与分权	陶希圣	/ 203
再论建国与专制	胡 适	/ 208
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	蒋廷黻	/ 213
革命与建国	吴景超	/ 218
武力统一论	胡 适	/ 223
舆论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吴景超	/ 230

政府应以一种新精神领导全国	君 达 / 233
建国问题平议	常燕生 / 236
论专制与独裁	胡道维 / 244
如何提高中国行政效率	赵锡麟 / 250
无吃无教（通信）	熊十力 / 254
从立宪谈到社会改造	张佛泉 / 260
英雄造时势	熊十力 / 264
吾人对于外人设立的学校应负的责任	詹 詹 / 267
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	胡 适 / 271
官吏的任用	何鲁成 / 275
我们的边疆问题	吴其玉 / 279
专家与政治	陈之迈 / 284
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	林同济 / 287
我们对于政治应取的态度	张佛泉 / 292
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	丁文江 / 296
中国的政制问题	吴景超 / 299
国史与国史馆	孟 森 / 302
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个看法	柯 桑 / 309
论非法捕捉学生	张荫麟 / 313
逮捕学生感言	李树青 / 315
医生看护的职业与道德的勇气	孟 真 / 318
合并国立大学刍议	王伏雄 / 321
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	叔 永 / 323
国格与人格	叔 永 / 328
高等教育到底不合理到什么程度？	张孟休 / 331
政制改革的必要	陈之迈 / 334
大学生的训育问题	周先庚 / 338
再论政制改革	陈之迈 / 343
留学与求学	叶公超 / 350
社会升降与政治治乱	李树青 / 353

社会之梯	李树青 / 356
训政应该结束了	罗隆基 / 362
政制与人事	陈之迈 / 368
宪政问题与党政改革	陈之迈 / 371
国民党与国民党党员	蒋廷黻 / 376
东京帝大学生的生活	向愚 / 379
深人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上）	李景汉 / 383
深人民间的一些经验与感想（下）	李景汉 / 389
牛津大学的学生生活	郭子雄 / 394
论政治贪污	陈之迈 / 398
武大学生的生活	伯钧 / 403
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生活	明毓 / 408
再论政治贪污	陈之迈 / 413
如何铲除政治贪污	张纯明 / 418
跋“如何铲除政治贪污”	陈之迈 / 423
清华大学的学生生活	龚家麟 / 426
西洋汉学与中国文明	陈受颐 / 431
论政制的设计	陈之迈 / 435
再论政制的设计	陈之迈 / 439
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陈之迈 / 444
伪造与抄袭	孟和 / 448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	汪馥炎 / 452
中国地方行政机关的等级	陶希圣 / 456
论县政建设	萧公权 / 458
今后政治之展望	张佛泉 / 462
县行政改进之要点	赵澍 / 466
义务教育与民族力量	佛泉 / 470
论中央地方事权之划分	高青山 / 474
中国的人口问题	吴景超 / 478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	吴景超 / 483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	吴景超 / 493
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检讨（续完）	吴景超 / 497
施行宪政之准备	萧公权 / 501
中国宪政之前途	宋士英 / 506
民主政治的一解	陶希圣 / 510
我们究竟要甚么样的宪法？	张佛泉 / 513
再谈谈宪政	胡 适 / 517
论开放党禁	陶希圣 / 520
宪政的条件	君 衡 / 523
再谈党禁问题	陶希圣 / 527
我们要怎样开始宪政	张佛泉 / 529
论苏联的党狱	陈之迈 / 534
四十年前一个读律学生的生活	沧 波 / 539
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	胡 适 / 546

宪政问题

胡 适

最近几个月之中，宪政的运动颇有进展。国难会议开会之前，多数非国民党的会员都表示赞成早日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政府与国民党的领袖对于这一点颇多疑虑，所以把“内政”一类问题不列入国难会议讨论范围之内，许多会员因此不愿意赴会。然而国难会议开会时，居然也有一个“内政改革案”的产生与通过，决定于本年十月十日以前成立国民代表大会，由各大都市职业团体及各省区地方人民选出代表三百人以上组成之。

不久政府依据去年十二月底国民党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通过了市参议会与县参议会的组织法。

住在上海的孙科先生于四月二十四日发表他的抗日救国纲领，其中主要的主张是（一）于本年十月由立法院起草宪法草案；（二）明年四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宪法，决定颁布日期；（三）全国人民在不危害中华民国不违反三民主义之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四）于本年十月召集各省省民代表会。

此外还有民选立法院和监察院委员各半数的办法，听说政府拟有草案，正在审查中了。孙科先生则主张立法和监察两院的委员都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住在香港的胡汉民先生近来也屡次发表谈话，表示他赞成宪政的实行，并且赞成党外可以有党了。

我们考察这些主张，可以说，这些主张无论内容有多大的出入，都可以表示宪政运动的开始进展。其中最大的异点，约有这些：

第一，政府派不主张缩短训政年限，要到民国二十四年才算训政结束；而在野派（包括暂时在野的孙科先生们）则主张提早宪政的开始。其实这一点不成多大问题。如果在这两年半之中，政府和人民都能积极准备宪政的施行，如果训政的目的是（如汪精卫先生去年十二月十日说的）“在训练民众行使政权”，——那么，两年半的光阴也许是值得的。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畏惧人民参政，执政权而不能做点治国利民的事业，号称训政而所行所为都不足为训，——那么，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

第二，政府派（包括国难会议中通过提出政治改革案的先生们）虽然勉强承认民意机关的必要，而处处缩小民意机关的权限。如国难会议原案的国民代表大会，只有议决预算决算，国债，重要国际条约的三项职权。反之，在野派如孙科先生则主张国民代表大会有很大的权限，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统治国家之最高权力机关，不受解散及任何之干涉”。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替国难会议原案辩护的梅思平先生（在《时代公论》第六号）说：“我们从过去北京时代国会的经验看起来，知道在初行民治的国家，议会的权力越大，他的腐化也越容易。”历史是可以有种种看法的。我们研究民国初年国会的历史，也可以说：在初行民治的国家，如果解散国会之权在行政首领手里，议会政治是不够制裁那反民治的恶势力的。梅思平先生指出，“质问，查办，弹劾诸权，都变成敲竹杠的利器；官吏任命的同意权，简直是纳贿的好机会”。梅先生何不进一步说，预算决算和国债的议决权更是敲竹杠和纳贿的好机会，敲财政部的竹杠，岂不更肥？如此说来，还是爽性不要议会为妙。

奇怪，在这个宪政问题刚开始进展的时候，悲观的论调早已起来了。在《时代公论》第六号，我们得读何浩若先生的“不关重要的国民代表会”一文，根本怀疑民主政治的功用。他的结论是：

民主政治便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便是保护有产阶级而压迫贫苦民众的政治。……

建国首要在民生；舍民生而谈民主，便是舍本求末。

在《国闻周报》第九卷十八期上，我们得读季廉先生的《宪政能救中国？》一文，也是根本怀疑宪政的，他说，实行宪政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教育进步，（二）交通发达，（三）政风良好。因为中国没有这三个条

件，宪政是无望的。况且宪政论的根本立场就不甚健全，因为——

第一，从理论上言，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现在资本主义早踏上没落的阶段，议会政治更破绽毕露了。

第二，从事实上言，英美的民主政治并不足取法。

第三，从中国需要上言，宪政不能解决目前困难如“土皇帝”等等。

第四，为立国久远计，我们不应拾资本主义的唾余，我们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这种议论都不是在短评里所能讨论的。我们只想在这里提出几个问题，作这种讨论的引子：

第一，我们要明白宪政和议会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产阶级所能专有，也不是专为资本主义而设的。在历史的过程上，议会政治确曾作过中产阶级向独裁君主作战的武器，但现今各国的普遍选举权实行后，也曾屡次有工党代表因议会政治而得掌握政权。近百年来所有保障农工和制裁资产阶级的种种“社会立法”，也都从议会里产生出来。一种政治制度就好比一辆汽车，全靠谁来驾驶，也全靠为什么目的来驾驶。我们不因为汽车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就不用汽车，也不应该用“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一类的话来抹煞议会政治。

第二，议会政治与宪政不是反对“民生”的东西，也不是和季廉先生所谓“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不兼容的东西。“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难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式？如果只有这一种方式，那么，不信中国可行宪政的先生们，难道以为中国已具备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条件了吗？

第三，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议会政治只是人民举代表来办政治的制度而已。今日之土皇帝固然难制裁，但党不能制裁土皇帝，政府不能制裁土皇帝，我们何妨试试人民代表的制裁能力呢？当倪嗣冲马联甲盘踞安徽的时代，一个很腐败的省议会，居然能反抗盐斤加价，居然能使安徽全省人民不增加一个钱的负担。现在堂堂党国之下，有谁能制裁我们的绥靖主任呢？季廉先生举出最近一月二十日何应钦部长提议削减各军经费，二十二日便有各军驻京七十二军事机关代表齐赴军部请愿，要求维持原案。季廉先生何不想

想，那七十二个军事机关都有驻京代表在那里替他们七十二位土皇帝争权利，我们四万五千万的老百姓受了无穷的冤屈，不应该请几位国民代表去说说话，伸伸冤吗？难道我们应该袖手坐待季廉先生说的“那应运而生的政治集团”起来，才有救星吗？

一九三二，五，十六。

庚款与教育(通信)

叔 永

适之兄：

我此次南下，经过南京，无意中买了几本中央大学教授们新出的一种周报《时代公论》看看。在这个周报的第二期中有程其保先生著的《庚款与教育》一文，对于各国庚款的退还及用途有所论列。本来程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他的关于“庚款与教育”的意见，是我们早已领教过的。不过此次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间，有的为我们所不能了解的，有的为程先生对于事实未能了解的，我以为有一点讨论解释的必要。现趁着船中无事，把他写出来，请你斟酌发表如何？

第一，程先生说，“自美国首创退还一部分庚款，开办清华学校，各国皆随声附和，截至现在，退还庚款者有英、美、俄、比、日诸国（日本庚款以办法未得我方同意，当属悬案）”。据我所知，退还庚款的，除了上举各国之外，尚有法国，而日本则系自己直接管理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决不能认为退还。但我所不解的，程先生既主张各国庚款，应有“通盘之筹画”，何以讨论所及，仅举美国为例，而置其他各国于不论不议之列？程先生动云“各国已经退还之庚款，为数约近万万”，不悟若仅就一九二四起退还之美款一方面而言，每年所得之数，不过国币百数十万而已。这个数目，抵不过一个国立大学的经费。程先生若问“十余年来，所谓教育事业何在，所谓文化又复何在”，我们可以说近几年来，由美款设立的图书馆，生物馆，调查所，科学研究院补助金……似乎至少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同样价值罢？

第二，程先生说“各国庚款之保管权，大都付之于少数之人，故其用途

亦怕为少数人所支配”。又说“各国庚款既直接或间接以提倡教育文化事业为标榜，则负有主持全国教育之责者，应有全权支配之权”。照程先生的意思，各国庚款委员会都不必组织，只要把各国退还的庚款交与中央教育部就得了。因为一个庚款委员会的委员，人数是不能太多的，所以一组织庚款委员会，庚款的保管权就不能不“付之于少数之人”。再说“主持全国教育之责者”当然是除了中央教育部外，没有第二个机关。不过我们回头想想，当日庚款委员会的设立，不是因为恐怕政府官吏挪用庚款作军费政费的原故吗？这种疑虑，在今日似乎还不能完全免除。我们不看见俄款的挪用吗？不看见最近英美庚款的停付一年吗？教育部对于这种事件，何尝有抗议的能力，全权的支配更不用说了。我们对于程先生为受教育经费的困难，而仍能保持他信赖中央教育部的决心，固然表示钦佩，但这个问题，恐怕不是这样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的罢？

第三，程先生不赞成庚款的支配，“所谓提倡，所谓协助，均属零星，毫无通盘之筹画，以至轻重缓急，未曾顾及”，而同时对于中基会在北平新设的图书馆，以为用款过巨，又不赞成。程先生对于中基会补助研究办法，以为“此校五千，彼校一万，……零星碎散，实际上对于研究事业，或因款项微细，或因计画缺乏，究难切实执行”；而同时对于北大“每年获得二十万之补助费”与中大教育系“区区万元之数，独不可得”，不胜其愤慨不平之情。我们所晓得的，中基会的分配款项，有一个“主要政策”，是图吾国自然科学的发达。要图自然科学的发达，所以提倡科学研究。要提倡科学的研究，所以要设立科学的研究教席，设立调查所，设立一个较大的参考图书馆，而不主张设立许多分散的民众图书馆。这些事业，在程先生以为是“因人设事”，实则是由“详细拟定”的“主要政策”而来。至于集中财力，做一点比较有效的事业，也是近年中基会“主要政策”之一。程先生若见到这一点，似不必因北大的得了补助，与中大教育系的未得补助（实则中大理学院农学院皆曾受相当的补助，教育学院亦有中基会设立的教授席），而认为“不平之例，未有甚于此者”了。

总之，我们对于程先生——可以说无论何人——发表的关于庚款用于教育的意见，表示欢迎；但对于他们有误会或不合事实的地方，也不能不加以解释及讨论，我个人的意思，以为庚款用于教育，现在不过是一极小部分。